暮投石壕村

此石壕村不是杜甫的那个石壕村,那石壕村 离杜甫的老家不远。

这个石壕村在山西平顺,高山尖上。早起从 县城出发,中间换了橡皮筏子走了一段汹涌的水 路,水是漳河水,接通河南的红旗渠。上岸继续 驱车前行,看见突兀在河上的红石峡,赭红的石岩 被冲刷得一褶一褶的,像凝固的河浪。然后车子 就爬坡了,一丛丛的山,爬到高处看路就像一条布 带子,来来回回地缠着山,却怎么也缠不完。好不 容易翻上山头,这山头又成了另一座山的山尾。

一抹辉光,红红地映进了车窗。又转过无数 山弯,隔着深深的峡谷,看到夕阳中的一个小村, 在对面峭壁的顶端,就像在巨人的手指尖上挑着, 而夕阳又在小村上挑着,那就是石壕村。

石壕村全是石头营造,远远看去,是另一种石 头叠加了太行山的海拔。

杜甫若到这个石壕村,一定会换一种心情。 要是住下来,就不再有那么多的难受,也不会为茅 屋所破而烦恼。

进村的另一条路由井底村开出。光听井底 的名字,就知道所处的环境,同石壕村截然不同, 是在太行的峡谷中,四周看去,就像待在了井 底。井底村人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从崖壁 凿出了一条挂壁山路,顺着上去,就能找到山顶 的石壕村。

我就这样攀上了石壕村的第一个台阶。攀上 去的时候,最后一抹夕阳照在脸上,继而照在身 上。我看到小片小片的山地,地上长着梨树、苹果 树,一疙瘩一疙瘩地结着好看的果实。立刻有人 去摘,一声清脆让无数口水喷溅。山里人咧着嘴 笑,吃吧吃吧,就你们几个人,一年也吃不完。

转过一个屋角,一棵棵树上全是红红的小果, 闹嚷嚷地拥挤着,原来是花椒。脆红的枣和葡萄衬 在一起,不知先摘哪个好。还有核桃呢,主人已经 将核桃"喀吧喀吧"砸碎递上来,白莹莹的仁带着一 股湿湿的甜。嘴里没空闲,又有山鸡蛋塞过来。

夕阳在我们忘乎所以的时候下山了,霞光留 在云上,一片片全镶了金边,白的云和灰的云来回 交换着位置,金边渐渐磨淡了。云越来越厚实,像 一条蓄满棉花的被子,将石壕村慢慢盖起来。

有人对我说,"你住留根家。"我被领着,又是下 台阶又是上台阶地走到一个石屋前,门是开着的。 刚才我们又吃又喝热闹了好一阵子,留根可能早睡 了。我躺在床上,一种出奇的静袭来。以往总有什 么问题想来想去,而后才能人眠。这次还没等问题 来找就入了梦乡。说是梦乡,其实什么也没梦到 ——似是下了雨,打在哪里一声大一声小的。



王咸彪/图

一觉醒来,窗子已经透白。何时睡得这么安 稳?睡眠找到了故乡。这时看清这个石屋,地面 竟然是一整块山岩,延伸到屋外。门窗已经老旧, 有缝隙的地方透着亮光。一团云悬浮在门口,刚 一开门,就热情地溜进来,一些吸进肚里,那个清 新。石屋前,云像一道幕布纱帘,一会儿遮住这 里,一会儿拉开那里,露出远远近近的山峦,水墨 一般。有的山峰像躺卧的少女,不知道有人在看。 一声鸡鸣,石壕村醒了。

夜晚真的下了雨,到处湿漉漉的,屋前一棵 苹果树,挂满了水珠,摘下一个湿润润一咬,声音 漫空回响。幸福真是唾手可得。小屋建在平台 上,平台边是另一石屋的屋顶,片片石板泛着雨 后的光泽。随便可以找到台阶,或上或下通到各 个石屋去。果树从这里那里伸出,红的黄的逗引 着目光。野花开得绚烂,无论是山菊、喇叭花还 是紫苑、胡枝子,有的在石缝里挤出一扑棱,有的 在墙上蹿出一大抱,有的在没人走的石阶上蹿, 有的干脆爬到人家窗户上。从屋里望去,就像鲜 活的窗花。

一个山娃子在上面的屋檐处露出脑袋朝这边 看。那是另一个墙院,院里响起女人的喊声,那个 脑袋随即不见。恍惚间到了眼前,手里举着热腾 腾的玉蜀黍,"俺娘让给你的。"玉蜀黍用树枝插 着。"你叫什么?"我问。"留根。"我笑了,原以为留

哪里的声音?是碾子,新鲜的玉米在石头的 滚动下,散发出让人兴奋的芳香。一个女子在屋 顶上摆柿子,一个个柿子摆了一平台。顺台阶上 到更高处,看到许多人家都在晒柿子,这里那里, 一方块一方块的红。阳光照过来,屋顶像上了一

太阳升起来了,村子唯一的小卖部开了。里 面满墙糊着《山西日报》,日期竟然是1976年的9 月,让我迷惑时间似乎停止了。门上有褪色的对 联:"山顶石壕喜逢春,世外桃源又经年。"

潮气从峡谷中翻卷上来,聚成浓浓淡淡的云 团,在清晨的光线里涌,一会儿就将石壕村托起, 让人觉得不是接着地,而是悬在天上,仙境一般。 我便成了仙境的一部分。

喊一声出去,一阵阵喊声跟着回来。要是一 个钱币撒出去,也会回来一群的钱币吗?在这里, 钱、物还有尘世一切让人困扰忧烦的东西,都是那 么不值一提,唯有清幻静悟的美。

石壕村多少代都这样生活,这是他们的自 在。道路通了,来这里的人会越来越多,好还是不 好呢?可外面的人还是希望来的,来住一住,清清 脑,静静心。就像疗养一般,回去后快乐地生活。

在远方回看石壕村,还是那么小,像个盆景, 或是雕塑,在早晨的光线里。

青岛的街道

◎ 郑成南

青岛的街道很有特色,几乎都用国内城市的 名称命名,穿梭于纵横交错的街道,就如游走于中 国地图上。

青岛跟山城重庆不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青 岛的道路是连绵起伏,有些道路的坡度还很大,有 翻山越岭之感。乘车步行问题不大,如果骑车下 坡自然很爽,上坡就有些难度,所以在青岛不适合 骑车。我在青岛的那段时间,住在杭州路上的出 租屋里,那条路坡度就很大。

青岛的街道依山而建,有宽有窄,窄的巷子勉 强能过一辆车。

这里的老房子,许多都有些年头了,斑驳的 墙,或依附着三角梅,或攀爬着爬山虎,偶尔有一 两枝月季傲慢地从墙头探出来,很有些特色。有 些路段没有房屋,只有高大的树木,偶有鸽群从 头顶飞过,送来呜呜的声音。

这里的生活节奏慢,常看到老居民坐在自家 门口喝茶聊天,看到我走来,总问我是不是日本 人,一开始我不理解,后来知道,是我个子矮的 缘故。听说我是温州人,立马夸温州人聪明。在 青岛做生意的温州人很多,卖电器的、卖服装、 卖鞋子的、理发的,到处都能听到熟悉的温州 话。青岛有条温州路,在那里做生意的大都是温

这样的老巷子也是热闹的,灯火初上时,烧 烤摊子就摆出来了,摊子不大,就摆着两三张桌 子。客人都是周边的居民,吃着热气腾腾的烤 串,青岛啤酒一扎一扎喝,喝着聊着,尽兴了,有 的干脆露出膀子。这样的小摊子最接地气,最具

走在老城区,能看到殖民时期的痕迹。房顶 是红色,衬托着蓝天碧海,注定了她独具特色的

有一段时间,我在青岛当推销员,推销一款口 香糖,我背着包,徒步穿梭于大街小巷,遇到商店 就进门推销。那段时间,我见识过许多人,或热 情,或冷漠,但是我遇到的大多数青岛人都是热情 的,笑脸相迎,即使不要口香糖也委婉相拒。那是 一段特殊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人间冷暖。那 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短短两个月时间,我几乎走遍 了老城区的街道。

每天早上,我选择一路公交车坐到终点站,然 后顺着路线慢慢往回走,为什么要选择往回走 呢? 我觉得,这样的行走是有目的地的,朝着目的

地行走,总有到达的一刻,便有了信心和期盼。

我去过游人众多的栈桥、有特别意义的五四 广场,那里有高楼大厦,现代气息很浓,不过还是 走在树荫掩映的小巷子觉得舒适。当然吹来的海 风都是一样的,湿湿糯糯,沐浴的阳光也是一样

靠双脚丈量一个城市的距离,那是深入城市 的内脏,漫步在纵横交错的血管里,慢慢品味其 精髓的独特体验。踏在那些富有沧桑感的地砖 铺成的街道上,脚步的啪嗒声里传来历史的气 息。面对陌生的城市,心里总难免有些惶恐,不 过看着那些熟悉的街名——浙江路、温州路,就 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立即感到被这座美丽 的城市包容了。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城市,你就得去她的老城 区,漫步于那些墙壁斑驳的老房子组成的街巷 里,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充满烟火气和 岁月的痕迹,老人们的家长里短,听起来并不琐 碎,反而觉得亲切,是日子,是风景,把平常日子 过成了风景。这些气息慰藉了岁月,也能慰藉你 的心灵。

(周晓方 编辑整理)



◎ 苏永生

又是一年樱花季。那天上午,天气不错:气 温23摄氏度,较前几日高,微风。虽有点雾,但 也算是难得的赏花天。10点左右,我和妻子来 到中山公园,此时雾完全消散了,蓝色的天空, 澄明透亮,人的心情更觉愉悦。

进入中山公园,向右一转,就是著名的樱花 大道了。60多年前,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 就是走这条路来赏樱花。那些年,跟随父母来过 好多次,但赏花的印象却模糊不清,只记得大人 们那时对于"樱花会"的兴致是很高的。一到这 季节,邻居们见面,往往问是否去过樱花会。

老青岛人,不去一次中山公园看樱花,就觉 得过不去这个春季!

樱花大道上游人不少,但由于是工作日,不 算太多。路两边的樱花树像盛装的少女迎着游 人,白色粉色的花朵连绵成片,几乎遮蔽了树干 和树枝,如鲁迅先生说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不 过在树的边缘,也总有些伸出的树枝,带着满枝 的花朵,相伴蓝天,显出与众不同的美丽。

一群幼儿园的孩子在道旁的草地上快乐地 跑啊,跳啊。不由地想起我们的童年,那是多么 遥远的过去啊。坐在轮椅上的一位老人进入我 的镜头。他由一位中年女性推着来赏樱。那 年,我和小弟也是这样推着轮椅上的老父亲来 看樱花。一个冬天不能出门,到了春天,父亲也 没有说要看樱花。但青岛人怎么会没有樱花情 结呢? 那天我开着车,载上轮椅。把车停在西 门外。小弟和我轮流推着父亲,到樱花大道,来 回走了一段。父亲不大说话,只是静静地观赏。 观看。那是一段珍贵的记忆。

我和妻子慢慢走,一路拍点照片和视频。 不知不觉到了南门。近年来,恢复了喷泉池里 玩水儿童的雕像,给了老青岛人一个回忆的机 会。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在这地方照相留念。这 里也真是特别适合,往北是长长的樱花大道,水 池两边除了盛开的樱花,还有好多棵大梧桐树, 大概是百年前建园初期所植吧。

20世纪70年代末,父母二人劫后余生,回 到青岛,就在这里留下过合影。我和妻子80年 代中期调回青岛,也在这里照过相。我敢肯定, 每一个青岛人,家里都有这里的相片。

"樱花雨!"一个女孩惊喜地叫着。没错,是 樱花雨。歌里不也有"花雨漫天飞扬"的句子 吗。那真是写实,而绝非夸张。我注意到,花瓣 飘落的过程,竟是那样有诗意,漫天飞舞的花瓣 并非从高处直直地落下,而是合着风的旋律婆 娑起舞。有的斜着落下,有的落到一半还没着 地,像不舍得离开树枝,又回旋飞舞,最后才决 然放弃,轻柔地拥抱大地。风过的地上,已被落 花铺成花毯,异常美丽,却又令人惋惜,甚至会 有一点点伤感。

我和妻子慢慢向北走。离了主道,空地多, 很多人在樱花树和别的树下,铺个垫子坐下,伴 着樱花享受春光。那边,有一些韩国人,穿着民 族服装,正在载歌载舞;这边,一支老年人的乐队 在演奏,一位女歌手,也是有些年纪的,和着伴奏 唱歌。一曲终了,围观的人们纷纷鼓掌叫好。

不觉来到原先的儿童乐园一带。那几棵 大悬铃木还在,其中最大的一棵,需要两三个 人才能合抱。它的树枝四下伸展,直插云霄。 那一年,也是我们小家庭刚回到青岛,来游园 时,为女儿在这棵大树下照过一张相,她那时 三四岁,活泼调皮,摆出一个造型。一转身,女 儿也人到中年。大树还在原地,保留着它似乎 不变的容颜。

从近年来才恢复旧时模样的老中山公园的 石头门垛大门走出,已是午后时光,感觉要起风 了,是回家的时候。

每年的樱花花开花谢,每年的赏花人来来 去去。老青岛人的樱花情结,饱含对人生的热 爱、对亲人的怀念和对岁月的留恋。

(周晓方 编辑整理)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共同呵护绿色家园